

廖書蘭耗時十年之作 《被忽略的主角》 細述新界發展史



廖書蘭十年寫成《被忽略的主角——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承傳》一書。

當年英國分別透過《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取得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管治權，其後在1898年，中英雙方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方以「租借」名義展開了對新界長達九十九年的管治。有別於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因種種歷史原因，新界傳統文化未因外來文化入侵而受到破壞，反而相當完整地保留和傳承。在新界鄉議局議員、作家廖書蘭眼中，新界處處皆是寶。然而，在她看來，不少市民對新界存在不解與誤解。因此，近日她便出版新書《被忽略的主角——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承傳》（下稱《被》）一書，盼香港市民對新界鄉議局以至新界當地的傳統文化了解更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與廖書蘭對談，講述新界的歷史。

《被》是廖書蘭醞釀三十年，再花十年時間寫成。全書約十八萬字，配以兩百多張圖片，圖文並茂地向讀者介紹新界鄉議局的發展過程及其在社會上的功能與角色，同時梳理並深入闡析了新界的地方文化，更詳細地講述了新界鄉議局為保護、弘揚及發展新界地方傳統文化所付出的努力。

一字一句皆有淚

《被》一作，可謂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廖書蘭對新界這片土地的熱愛。廖書蘭祖籍江蘇武進，生於台北，及後定居香港，而她與新界的緣分則始於三十年前，她形容自己當年「嫁給香港新界一條原居民的客家村」。自此，她便被這片孕育着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地所吸引，不由自主愛上她。在當天的新書發佈會上，她憶述曾經有人問她，作為台灣人，為何要花如此大的力氣去寫這十八萬字？她簡而有力地答道：「因為我心中有愛。這是我對新界土地的愛，我對土地上族群的愛。」

她續說：「當年我二十多歲，在這條村中看見很多東西，覺得它們都是寶。可惜，身邊的人均無此感。後來我才發現，當我們對很多事物都習以為常後，一切便變得理所當然。」旁人對此地的感覺，令廖書蘭甚感可惜。因此，在三十年前，她便期望有一天能發掘和記錄當地的歷史，並將之成為文獻。故在十年前，廖書蘭便開始着手寫作此書。十年間，她不顧日曬雨淋，到訪新界不同的鄉村，拍照、訪問，發掘一手資料，

同時參考了眾多文獻，才集結成此書。回想起這十年光景，廖書蘭有感一字一句皆有淚。如今，她便帶着《被》，既是獻給廣大讀者，也獻給保鄉衛土、建設新界、繁榮香港的先輩鄉賢。

鄉議局角色重要

提到把新作命名為《被忽略的主角》，廖書蘭表示希望藉此指出，「新界理應是香港回歸的大主角，然而卻被大家忽略了，在整個大香港走向繁榮進步的過程中，新界原居民的犧牲與貢獻也被社會忽略了」這一問題。至於副題「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承傳」，她則表示，或會有人疑惑新界鄉議局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和中華民族傳

統文化有何關係，她表示實情兩者是環環相扣。

據廖書蘭介紹，「《被》着重介紹了中國傳統鄉治文化及英人統治時期至回歸後的鄉村管治，重點分析鄉村社會管治與傳統文化發展的相互關係。」作為現任新界鄉議局議員，廖書蘭認為新界鄉議局在新界以至香港的發展史上，均有着重要的意義。在書中，她對新界鄉議局的社會功能與貢獻進行層層推進的闡述，包括先由新界鄉議局在香港的社會功能談起，再推進到其對國家及地方事務的貢獻。當中詳細談到鄉議局如何解決香港回歸前的土地政策問題，並在香港回歸前的前途問題上所作出的貢獻。



一眾來賓出席新書發佈會。

鄉議局與地方文化

除了上述較為硬性和嚴肅的討論外，既然書的副題為「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承傳」，當然少不得着墨細述新界當地的文化發展。雖然曾受英方統治，但是新界當地的傳統文化幸運地得以相當完整地保留，因此，新界居民原有的傳統社會制度與文化，一路延續到今天。所以在細述文化歷史的部分，廖書蘭便從七個方面出發，討論新界的地方教育、地方文學創作及流傳、戲曲及文化等。

廖書蘭作為作家，她在當天新書發佈會的講座上便特別提到新界地方文學中的竹枝詞。據介紹，原來竹枝詞是由巴蜀民歌演變而來，題材多以生活雜詠、情歌、喜慶及喪葬歌居多。雖然自民國以後，竹枝詞鮮有新作，但在新界地域仍有本土竹枝詞的流傳。書中向讀者展示的，便是《灑源九約竹枝詞》，當中便一部分描寫香港各區景象。其中數句：「長沙灣九龍塘，深水埗前過客商。新摘荔枝麻地實，回頭旺角一銀莊……」道盡港九繁華景象。

廖書蘭認為，新界地方文化之所以得到如此完整的保留，與新界鄉議局有重大的關係。她表示，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界地方傳統文化關係密不可分，而在維繫兩者的關係上，新界鄉議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廖書蘭便於書中談到新界鄉議局如何尊重地方文化、對地方文化的弘揚與保護、捍衛與傳承，冀讀者能了解兩者的關係。

書介

愛妻

作者：董啓章
出版：聯經



一個「愛妻」的故事，一個在現實與虛幻之間，精神與肉體的「背叛」和「出軌」。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你要如何記憶我？是留着我的身體？或者保存我的記憶？這一天，如果你不在，我將進入你內裡，去分享你。未來世界，精神與肉體的界線消解。忠誠或背叛，不再取決於自由意志？

「愛」，還存在嗎？「愛」是超然的本性，還是機器的運算？繼《心》、《神》後，香港知名作家董啟章突破性長篇小說，創作最終極的精神融合，掙扎於人性與人工之間。

靈魂迷宮

作者：卡洛斯·魯依斯·薩豐
譯者：范媛
出版：圓神



在「遺忘書之墓」的文學世界，《風之影》《靈魂迷宮》《天使遊戲》《天空的囚徒》四個故事交織搬演，有如一座文學迷宮的四個入口，無論從哪一個入口開始探索，都能抵達故事的核心「遺忘書之墓」。四書相互串連的角色、情節和議題，有如迷宮中驚喜的岔路，也

像俄羅斯娃娃，每個故事裡總是還有精彩的細微線索，一個主題逐漸發展成一個個故事，令人目眩神迷。在《靈魂迷宮》中，鍾愛書本的小女孩艾莉夏在巴塞羅那轟炸中受父親的故友費爾明所救，卻意外墜入一棟神秘建築的玻璃圓頂。醒來時，眼前只見一座通達天際的螺旋梯，以及書本堆砌而成的迷宮——這裡正是「遺忘書之墓」。艾莉夏始終以為，當年在戰火中庇護她的群書殿堂，只是瀕死之際的夢境。沒想到二十年後，當她身不由己地捲入文化部部長失蹤懸案，竟再次與那座螺旋梯重逢……

王善壽與牛進

作者：黃春明
繪者：黃春明
出版：聯合文學



王善壽是一隻烏龜，牛進是一隻蝸牛，這是黃春明創造的兩個漫畫角色。對於八〇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愈來愈講求快速的社會所產生的各種現象，慢吞吞的王善壽和牛進顯然不合時宜。黃春明藉着王善壽與牛進的對話，以線條戲筆勾勒出生動有趣的畫面，表現了對社會的觀察與關懷。我們從中看到小說家在文字之外，豐富充沛的想像力，與敏銳深刻的內心思維。

恆久神喜劇

作者：萬城目學
譯者：涂懷芸
出版：皇冠文化



萬城目學大爆笑作品，與你一起看看神的「一線工作」到底是怎麼樣的。四個故事，道出神不為人知的職業秘辛，原來實現人的願望，一點都不簡單！「這個工作我已經做了一千年之久，但傾聽了那麼多的心願，也難免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人類影響，偶爾會鬧情緒，如果因此不小心放錯了言靈，就會改變工作結果，然後影響我們的『年終考績』。神的工作真是一點都不輕鬆啊！哎呀，請原諒我在這裡小小抱怨一下，噢，又有人許願了，好了好了，我該去上工了！」

探險家們的寫生簿

作者：卡麗·赫爾伯特·休·路易斯-瓊斯
譯者：堯嘉寧
出版：臉譜出版社



透過本書，我們有機會回到過去，透過十六世紀至今七十位最重要探險家的珍貴手稿及生平記事，體驗探險家們當時的冒險心境及所見所聞，感受唯有親身歷險才能體會到的浪漫。除了七十位探險家的手札、日誌、繪畫外，書中也收錄了五篇當代寫作者撰寫的專文，作者分別是極地生態學家大衛·安利、第四位登上月球的美國傳奇太空飛行員艾倫·賓、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韋德·戴維斯（《生命的尋路人》作者）、以荒野水彩作品著名的英國藝術家托尼·福斯特，以及著名植物學家吉利恩·普朗斯爵士。不論你是對探險旅程、驚異之地的探險過程有所好奇，或者想一探這些傳奇探險家的人生故事，這本書將帶你打開這些冒險家們的筆記本，穿越時空，踏上一趟意義非凡的探險之旅。

風土的文化密碼

風土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結合的產物，特定風土中生活的人們的精神構造中，都會烙上風土延續的印記，所以說「既沒有脫離歷史的風土，也沒有脫離風土的歷史」。就像我們在四季變化的冷暖中了解自身的反應變化一樣，在風土中也可以把握到生活於其中人們的文化演變，因為文化是思想的反應。作者分析了世界上季風型、沙漠型、牧場型三種最突出的風土類型，對中國、日本等世界各地域間的民族、文化、社會特質進行了精彩的浮羅式描述，闡明人的存在方式與風土的關係，從而被稱為「是日本比較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留學德國，所以作者受西方古典哲學與德國哲學，尤其深受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在分析沙漠型風土時，他說：「金字塔以極為規則的，完成了三角形，立體式地高聳在那裏。所以這一與周邊自然格格不入的形態，令人感受到了強大的人類力量。」金字塔高大堅定而清晰的幾何形狀，與沙漠、尼羅河的不穩定性、不規則性形成強烈的對比，確實可以說是顯示了沙漠民族內心某些隱秘的精神追求。於是他說：「人類不是等待自然的恩賜。而是能動地闖進自然，從中強行奪取戰利品。這一與自然的對抗

是和與他人世界的對抗直接相關的。與自然作戰的一半是與人的作戰。」「他們無暇與柔情的表達，毫不鬆懈的緊張意志，即戰鬥性的姿態，對沙漠人來說是不或缺的。」於是他用這些拿來解釋宗教、猶太人、割禮等等，並把沙漠民族歸結為戰鬥性和服從性意志堅定這一類型。

同樣忽視了封閉性與偶然性造成的風土現象的論述，也引用在了對中國人的「非服從的性格」分析上。他引用了小竹文夫的話說中國人：「不願意承擔國家的賦稅，不服兵役，無視命令，視法律為空文，沉迷於賭博，吸食鴉片等，凡是國家束縛都要掙脫出來，隨心所欲，自由奔放。」而且「表面上唯唯諾諾，表現出頗為服從的樣子，但實則陽奉陰違，左右逢源，其內心並非是容易屈服的性格。」於是他把中國人歸結為季風特徵的特殊形態，這就顯得比較膚淺了。「在濕潤的東方，植物在旺盛生長的同時也是粗糲雜亂無序的。」環境在某種文化的形成中，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完全用氣候環境和農耕社會來解釋所有現象。中國在結束了清王朝統治後的亂象，是其悠久的歷史和現實的反映。就歷史文化而言，唐甄有句名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

也。」帝王們千方百計吃獨食，又要冠冕堂皇地鼓吹忠孝仁義，克己復禮。加上長期以來孔聖人以臂膀粗、拳頭大為原則的虛偽灌輸，早已造成了人心渙散。比如《論語》中有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馬上回答：「知禮。」他的學生巫馬其就諷刺他說：「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魯昭公姬姓，吳國是泰伯之後也是姬姓，孔子不會不知道同姓不婚之禮。於是孔子只好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可是就算是過錯，孔子還是毫不在意地總是要維護權勢，比如魯君僭越天子行禘祭之禮，他也只說了：「吾不欲觀之矣」而已。魯桓公的夫人姜與齊襄公亂倫，不敢回魯國，《春秋》卻說：「夫人孫於齊。」而刪定《詩經》，諸侯有國風，魯國卻沒有魯風，而和商周一樣變成了魯頌！現實的情況是滿清之後的軍閥混戰，這些造成當時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原因，作者是不願意分析的。

黑格爾說：「自然作為人類一切自我



書評

文：龔敬迪

《風土：人間學的考察》
作者：和辻哲郎
譯者：朱坤榮
出版：東方出版社

解放運動的立足點，規定了其文化產物的特殊性。」無論怎麼說，作者對於風土形成中的氣候環境作用，以及「我們在風土中觀察自身，在自我了解中形成自身的自由。而且在寒暑中，或暴風洪水中，並非只是當下的我們在進行防禦和行動，我們也融入了祖先長久以來所積累的了解。」的論述，包括歐洲的單調與清晰平穩，印度感受的敏感性分析，都讓人有所啟發。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要做到「生活得深沉，美好和柔和」，感受其豐富的表現性，更好地理解吸收不同風土中形成的優點，也是有所幫助的。

「風土性也是社會性存在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從個體的立場來看是『向死之存在』，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向生之存在』。」通過個體的不斷消亡，承載了整體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的，其中還可能發生基因突變等偶然因素。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